



小思

重情惜物 靈根自植

要領略中國傳統文化裏的人文精神，總會教人追懷唐君毅、錢穆、牟潤孫等諸位先生。盧瑋鑾受他們言傳身教，當年領受，數十年來，從未或忘。

盧瑋鑾（64 新亞中文），人稱「小思」。眾所周知，她是很多老師的老師。她感到自己有「無數老師的血脈灌注身上，承載着無數恩典。」小思特別強調她以下說的不是自己而是她老師的事迹。

在殖民地成長並接受教育的小思坦言，當年她未能完全接收到自己與國、族關係的信息，直至新亞「懸旗事件」及1962年「5月逃亡潮」發生，她才對「中國命運」有較清晰的印象。

國民反思

那年，小思才初進新亞，不久便隱隱感覺到校園的暗湧。原來新亞因接受了港英政府的資助，不能再懸掛當年被認為是「國旗」的青天白日旗。到雙十節的晚上，新亞更罕有地舉辦了晚會，唐君毅先生含淚向同學解釋，新亞不再掛旗的原因，師兄痛哭流涕……小思感受到那面旗掛與不掛的震撼。

1962年，內地飢荒，爆發逃亡潮，大批難胞越過邊境，準備到香港謀生活，但在港府「即捕即解」的措施下，他們惟有千方百計，避過警方的搜捕，希望僥倖「抵壘」（成功走進市區）過新生活。難胞多匿藏在梧桐山，伺機潛入市區，

當時整個社會都流行接濟難胞的風氣。崇基學院因鄰近鐵路，據說便接應過不少難胞。在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唸書的小思，在英文老師的帶領下，便懷着救急扶危之心，與一眾同學，帶備食物和藥物，翻山越嶺，帶頭走過荒山野地，高喊：「同胞！有沒有人呀？」她清楚記得有一個瘦削的青年從草叢中跳了出來，肩上還掛着一雙破舊不堪的運動鞋，只管向她問那天的日期。當他得知自己已離家個多星期後，便顯得焦慮不安：原來他應承其母在抵埗後即寫信回家報平安。作為學生，小思不能做到些甚麼，只有按那青年所給的地址替他找親友接應，可惜不果，那青年其後的去向生死，也就無從稽考，而小思卻永記那瘦削的身影和那雙吊在肩膀上的破舊布鞋……

人文再思

當年書院規定，文學院學生須各選修一門理科及社會科學，小

思分別選了生物和經濟。任教生物的是系主任任國榮老師。小思說任老師是位十分嚴格的老師，對來自中文系的她尤其嚴厲。她憶述每節課，老師都愛考問她，不懂得答固然捱罵，唸得爛熟也要罵——老師嘲說：「只有蠢學生才要死記硬背！」小思也不理他的評語，仍堅持跟隨大隊到野外捉蝴蝶、做研究。有一次隨老師爬山，以小思的個子和體力，實在是挑戰極限，可幸能亦步亦趨，老師對她的印象也便改觀了。爬到山頂，老師對小思說：「細路（老師對她的暱稱），危機過後，才會看到山頂。」此後，師生間多有交談，當年小思從台灣交流回來，首次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專欄〈一月行〉發表的文章竟是生物老師替她逐字逐句審閱、批改的！

至於任教經濟的鄒安眾老師為同學逐句翻譯英語原典，同樣教小思難忘。經濟課多安排在下午，每當「飯氣攻心」、睡眠難纏的時

候，體貼的鄒老師便會着愛喝可樂的小思買瓶可樂提神……小思最希望透過當年在學時的二、三事，描塑出新亞書院的教學氛圍。那份濃厚的人文精神都沒說大道理，也不單文學院獨有，最重要的還是：全為學生。生命，影響着生命。

影響小思生命的老師，不得不提唐君毅先生。很多人都誤解了他，以為慨嘆中國文化「花果飄零」就是他的主調，小思鄭重澄清，唐老師要我們警惕着文化傳統凋零不振之餘，更要莊敬自強，把傳統精粹那靈慧的根深埋心底，待機萌發。諄諄訓勉，其實早寄託在唐君毅另一篇作品《靈根自植》之中。

當小思在80年代重返中大任教時，它已變成一個很大的機構。小思形容新亞是「人與人的接觸」互相緊扣着，而中大則是「捆綁式」的——規條較多，易失人情。

她忠告中大要不時檢視一下那些規則有沒有體現着人文精神，例如對教職員有否好好關懷、理解，以至幫助？也就是說，大學行政管理人員會否純為行政方便，只遵循行政細節而遠離人性人情？小思也知

我今日之能存在， 問心無愧，全因為老師功勞。

道，中國人所講的「人情」很「危險」，故她很強調那份「人情」須建基於公正、公平的關懷底下。她觀察到規條愈多，人的重要性便會消失，更擔心量化、物化的規章制度之下，沒有了人情，學與教互相體諒學習，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的人文精神便不知從何說起。

學問三思

人文精神裏的關懷與關心教小思敬惜字紙，因此，1973年她到日

本京都留學時，日本人那種重視原始資料、檔案的整理與蒐集，以至重視索引的治學方法都令她讚嘆：「做學問原來要這樣做！」對事實的專精與敬重，乃至日常生活態度方面，日本人值得學習的優點實在很多，小思時加惕勵，並學習了「卡片研究」的方法，造就了日後汗牛充棟的「香港文學特藏」，讓關心文學發展的學者，有一研究的基礎。

問小思人文精神如何在她的作品中呈現，她說其作品可謂全部都有人文關懷存在。事實上，小思的作品確少談風花雪月，縱使她說風花雪月未必無益，反而在生活上有點綴作用。她關心的人、事、物，包含於天地之間，她對社會的關懷，對人、事、物的好奇心，雖謙說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抒洩，但卻看到小思自人文精神中所觀照出來的智慧和感悟。



小思採用「卡片研究」的方法，造就了日後汗牛充棟的「香港文學特藏」，讓關心文學發展的學者，有一研究的基礎。

小思看人文精神

小思重視生活上的實踐而不奢談理論。她說：「人文精神，必須以人為本，還一定要兩個人同時存在才可以——『對人』是重心，儒者謂『不欺暗室』、『君子慎獨』，若獨自一人，意義便不大。」日常生活中，待人處事，與人相處貫徹着人文精神的實踐，是小思數十年來立身處世之道。她把人文精神演繹為對人態度的原則，也反照着自己心術如何。「我怎樣對你，怎樣把心交予你」這個互動的交心過程，正由仁愛出發，其後關注，以至終極關懷這一份人文精神，全都是小思所嚮往和積極實踐着的。原來這種精神，早在她小學時已經播下種子，再在新亞時期，萌芽、孕育。幾十年後的今天，那「仁為心德，仁為定則，親親仁民，乃及於物」的小學校歌，那「仁義禮智信」五瓣梅花、中間配一個「誠」字的小學校徽，仍歷歷的在小思眼前，清晰如昨。

今日的小思凡事從對方的角度考慮，愛人、惜物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可謂都是人文精神的體現。自小已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小思，走過了文史哲的一段路，她特別重視平衡：「世間萬事萬物既不是全部唯物，也非全是唯心，二者實不能有所偏頗。」她相信只要取得適當的平衡，天地交融，天人合一才是人文精神之所在。

盧瑋鑾（小思）小檔案

1964	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
1973	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
1979	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
2002	捐助逾兩萬冊書刊及資料，成立「香港文學特藏」
著作（部分）	《路上談》、《承教小記》、《香港文學散步》、《小思散文》